

博菴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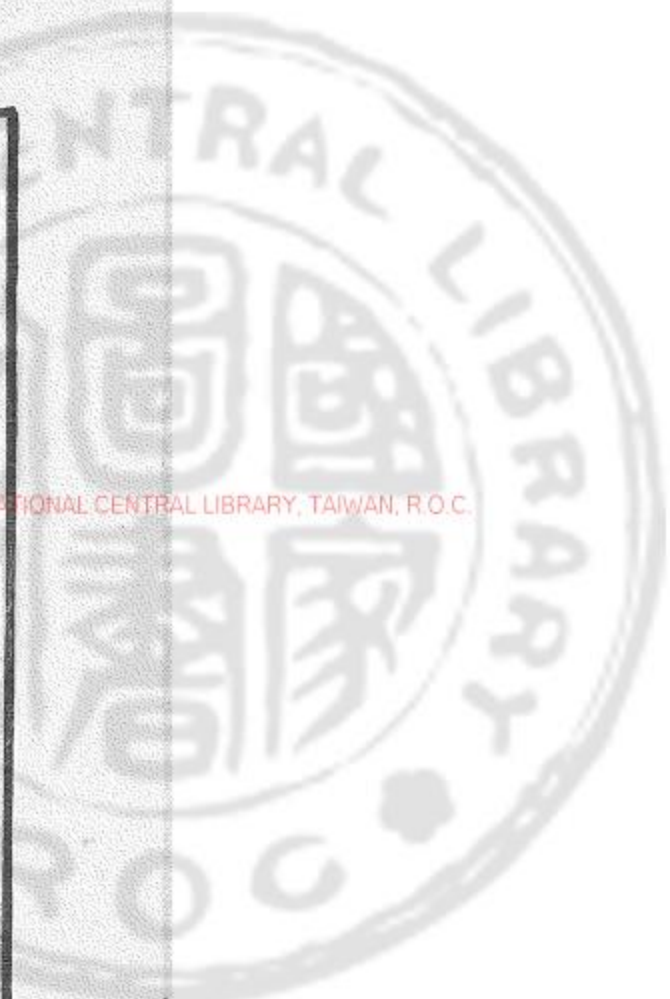
金壇 王 懋 齋 語 孟

一日與人論學彼曰言則是矣將不免於擬議矜持焉  
予應之曰見未精擬議而後精聖人無惡於擬議也故  
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行未熟矜持而後熟聖人無惡  
於矜持也故語曰君子矜而不爭

夫學也日知夫道之廣大而後日有進也日知夫道之  
近易而後日有得也

學有實地如是學慎毋高談玄思茫無據依如說仙釋  
然也

道無方而學有方守其有方而無方者可通也



學之道未嘗不始諸嚴也修之已者惡惡好善焉惡必如惡惡臭而好必如好好色也何其嚴也推之天下者好善惡不善焉好必舉而舉必先也惡必退而退必遠也何其嚴也今夫冒寬大之名以容其苟且之私以此修己治人難矣哉然而未始不尚寬者何也修己嚴而已知學之成斯裕如也治人曰寬亦惟使曠不肯各得其分而已不加之意焉取非謂併容襍遯如宋人調停之說也

學不究於通方而道求達於中行猶聞之門而欲升堂入室也

學至切實處方是學子實之無諂無驕子路之願無憾

於車馬輕囊今之初學恥言及焉而不知二賢久習夫子之教而有真得焉者正在是也

學一也街博以夸也小人之學也多識以畜德君子之學也

初學入德之門自大學始大學進道之門自格致始今王氏泰格致之條是則其門而絕聖學之由入也傷哉學問得力處於志難窮困中驗之尤真故曰困德之辨也

學必有師承而後心業專心業專而後道可擬師心自用者蕩矣蕩則廢矣孔子而猶祖述憲章焉是以奉奉以篤信好古教人也

一藝之微不識不專不久鮮不廢者而况於為學乎况於為天下國家乎  
恍然焉惟恐其或謬也疊疊焉恆自覺其有進也斯其為善學矣乎  
積學如積水焉防欲如築防焉防泄蟻穴而積水清矣慎哉慎哉  
讀書而有得即若饑之於食病之於藥不可無也然後為自得之學也  
古學校之政有小學有大學小學是向內涵養道理其功夫極為緊密大學漸拓向外而規模却甚大也今人無小學工夫惡能拓之蓋得大學規模

道也知如知下以知公知如成已知取諸人者如大學好問好學仲尼多聞多見成物者推諸己者如己立而立心已達而達心  
道讀政黃書知不深於醫而妄治人以藥鮮不以藥殺人則夫不深於道而妄治人以政亦鮮有不以政殺人者也慎哉慎哉雖然斯二者要皆本諸不思人之心醫也而惟利之覓為政者亦惟榮祿之干如是而謂其深於醫深於道吾弗之信矣  
古之為治甚簡要養與教而已今枝節紛頌而養與教固不及焉公私之判為之也  
今人論學謂不須分知行竊謂造化亦自有知行之分

乾知大始便是知坤作成物便是行  
天下之擾攘人為主人之擾攘無定心為主心之擾攘  
無定敬為主  
樂道人善而善或可後矣好議人非而非先在我矣  
以諛言自悅者無成也心者也以諛言悅人者無成  
物之心都如相習為誦而古人屑教戒之義後無聞即  
世道其日弊已乎  
近來無所喜惟喜讀書日有所解檢身日覺其非耳  
凌駕先輩廢柱訓今之學弊斯極矣死是心也坑儒  
場書一問耳  
天下之理不容己者其機也不可易者其體也乾坤定

位萬物異象斷其不可易者乎陰陽互生氣化流行斯  
其不容己者乎可已則非仁可易則非禮然惟其不易  
也故不已  
形有涯而神無涯龍之變化以形故感靈景曜止於其  
身之所及聖人之變化以神故德之感通編篆字而雖  
古今  
人也者神也急則神昏躁則神擾散則神散能則神屈  
邪則神逆而人斯害矣  
人心無自私之理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  
功業  
解而弛放心也嚴而趨亦放心也善學者持其心如水

之定然後漸涵浸潤自有深得耳

欲不祛則神散神不聚則心死心不活則道亡

狗夫已者日見其小而悖矣務乎道者日見其大而通

矣

恆知非之在己而遷日消矣恆知非之在人而暴日夜

矣

一毫已意係焉斯離道矣况物欲網之者乎是故克物

欲難克已意尤難車馬輕義克夫物欲者也無成無施

克天已意者也已意盡而與道一矣

氣盈者成功而亦墮氣歉者臨事而恆蹶氣承者過物

而多傷氣散者墮境而皆蕩氣之盈也歉也度也散也

皆無德以主之故也

天下至大也物情至夥也而欲承之以局局之量裁之

以剪剪之度蓋惟傷物抑以自傷是豈為知道者哉

凡有所好者必有所累惟德之好則好愈篤而得愈弘

矣

已勝者動與人仇道裕者恆與天游

成天下之事者在乎得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者在乎

公天下之情其要惟在克己而已

人不能自持其志則役役焉日為浮氣之動而已

勤則善生焉惰則欲滋焉明則義勝焉昏則利勝焉勤

惰昏明一念收放間耳慎哉

妄念動於中妄感誘於外二者交格而日甚焉是故情  
斯濫而性斯泯矣

一有係累斯遠道矣蓋不止利欲之誘己也利欲之誘  
也蕩係累之私也滯害有淺深其失道均焉

好惡不可以不正尤不可以不審不正也者蔽於己之  
私不審也者惑於人之言

小人承奉與夫矜於人都是驕心驕心甚害事  
自修之要推己反己盡之矣

歉然虛者善心之所由生也溢然盈者惡行之所由肆  
也

常覺人非者惡之所由滋也常覺己非者善之所由長  
也

也  
好善惡惡情之常也人常責人以善而徂己於惡是以

所好加諸人而以所惡加諸己也不亦蔽且悖哉弗思  
而已耳

以利害競於人者賊夫義者也以是非競於人者召夫  
災者也

當大人情事勢之極變而知其為理之所常有也則中  
不動而應之裕如矣

事已往而思滯且無益也未至而思擾且生妄也是故  
惟臨事審思之貴也

觀聖賢管受得許多大學問只是一個定人不知而不愠

遷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都是說這個定字不然往來憧憧雖討得學問亦無停泊凝聚處既無疑聚將何作用學者於此須見得頭腦著

不狃夫意之必可而事始行也不強夫勢之所不可而事乃成也

厚以基之慎以將之人道其庶乎

見宜極於高遠而行宜本於切近二者相顧而成者也

故曰知崇禮卑

中以定則和以妙用翕一而敷施者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中和成性而道行其中矣

人之於利也服人己之辨而義斯明矣於善也忘人己之閒而德斯裕矣

情主乎親也義主乎嚴也二者若相反也而實相須焉

義正而后情真情深而后義竊記若者必其愛夫君也

孝子不能已於幾諫也交友而親誨不切憝焉胡謂微

在之好必渝矣是故凡弱於清者皆義之非也凡缺於

義者必情之滿也

恩義猶虛陽也可兼有而不可偏勝也體其全約其中道在是矣

處事易處人難事惟是非過不及酌之而已人情千變萬狀非至誠格之至明照之至當處之鮮不生變遠禍

也

狗人而不守己者不立任己而不體物者不行

言真於心是與心相睦四行貳於心是身與心相睦也

二物睦而度生焉二人睦而怨生焉身心相即相如而

即睦之悲知

動而不匱必其養之於豫也行而不拂必其按之於中

也

有所自得者乃能有以自樂否則終身勞勞於憂戚之

途耳悲夫然自得匪易也知有所求而得可幾矣知有

所好而樂可幾矣

當其任而不憂與無其任而過憂皆非道也禹稷顏回

同道孟氏其猶我矣

懼可有乎曰先事而懼則為震雷豫戒而中有主如之

何不懼事至而懼則為索索雙雙而中無主如之何而

懼君子能懼故不懼小人不懼故多懼

能懼當於事之未至能無懼當於事之已至

出而無與議政者即入而無與論學者即吾能以無憂

也乎

懼心生而敬可存焉敬心不已而恭斯成焉始終無間

之道也

牛首山塔影倒懸於室中寺僧幻具事以眩人間有辨

之者不能得予解之曰影遠視無不倒懸者於水中樓



臺山水之影觀之則明矣衆遂釋然

聖賢全在性情上用工夫喜怒哀懼一毫不得其分則偏頗乖越見乎事而應乎人者所係甚大矣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以之言性則非而

以之言情則是也

情之正然後能協天下之情心之大然後能盡天下之心無以協天下之情者私意間之也無以盡天下之心者私見溢之也

譬之善聽也耳非加聰焉其神專於聽也譬之善視也目非加明焉其神專於視也是故君子藏之於密不妄

其聰明而聰明全矣

合天下之知以為知而知斯大矣用天下之能以為能而能可成矣是故私知則鑿自用則小

人皆曰吾有知私智而狃者也人皆曰吾有能自用而小者也是皆未見乎道體之大故也

意見揣摩之知自以為真知矣私見也而非真也問學會通之知似以為取諸外矣實見也而非外也

知欲其始諸廣也廣而漸入於約矣徑約者虛行欲其始諸卑也卑而漸進於高矣驚高者妄

蓋有知事而不知理都未有知理而不知事者也知理者吾儒之學本末該焉者也知事者管晏之徒逐末而

遺本者也管晏吾不得而見之矣况吾儒之學乎

天下之物本皆道也。聖人也者宰乎物而神焉者也。賅人也者應夫物而制焉者也。庸人也者蔽於物而格焉者也。佛老也者厭夫物而絕焉者也。絕之害甚於格焉。而有好之者好異故也。其亦弗思而已耳。係一己之私非道也。國一方之風氣亦非道也。仲尼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也。非無謂言之也。天之所以盡道順人心之公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盡道體天心之公而已矣。是故天人不相離而道斯著矣。信者道之體順者道之用。信而不順者有之矣。不信而不能順者未之有也。宇宙間惟道理最切。韓文公作文章占得幾分道理便

為第一等文章。范文正公做事業帶得幾分道理便為第一等事業。第一等事業不循聖賢之道軌而曰吾能自造乎道者其自罔自誤甚矣哉。吾道有統凡自立己見橫生異議者皆道之賊也。篤信好古言則必則古昔稱先王之謹乎其謹也。學之軌也。祖述憲章上律下儀德之純乎其純也。聖之準也是故道之統統於前聖。聖人之統統於天。夫有所授之也。彼曰吾心自有聖人不必藉諸承襲而自恣睢焉。吁悖亦甚矣。秦政恣睢而先王之法亡。今學恣睢而前聖之道亡。法

亡猶可舉也適亡若之何

古之治也厚其基今之治也峻其防基之厚則內固而終以無圯峻其防則外煩而適以啓災

陰陽理而一身和醫經之要也醫不肖分而天下平治經之要也被論治而煩言於紛革末矣哉吾見其相率以蒙亂而已耳

今大務與古異知有二端騎上不求士而士求上官不勤民而民勤官茲士風之日媮而民生之日以削也

古之帝王賢輔當時之泰也常防夫萬一之虞而於時之否也不敢冀夫萬一之幸防之而無所虞不惟無損而且足以壯後國冀之而不獲幸焉則潰敗決裂莫可

振拔而噬臍之悔嗟何及矣

履信而未能恩順漢之黨錮諸公及宋之韓范皆是也韓范當宋之盛時故為傳成之黨錮黨錮丁漢之衰造故為已敗之韓范是故君子以聞道為貴也

晉王衍輩清譚威而未幾有五胡之亂宋宣和士風之趨競以極而旋有靖康之變今二弊兼有之不知有先憂之心者當何如耳

養兵惟在養民而教之用兵惟在擇將而任之耳虜寇之在嘉靖壬寅以前法之久弛而邊將粗於不戰之罪如甲辰以徼法之太峻而邊將迫於必戰之失也

蓋兵貴敢戰而戰貴審機故不感者自弱而必戰者反

自敗矣庚戌虜近京師而先截本兵吐哉

予嘉靖戊申寓都下錢惟霖薄濫惡無輪郭者市爭用之鉛反權鑄攤數則兩手皆黑奚奚營營眼榆莢而已古

真錢率廢去不履視此亦時事之一變也

天地間百物皆以形用惟人獸以神用故人失其職而百物莫為之主矣人之眾體皆以形用惟心以神用故

心失其官而眾體莫為之主矣

人者百物之主也心者百體之主也無主則亂強為主則病

物自靜也動於內者氣恆擾之神本虛也譎於外者物恆擾之擾之反覆而亂而昏而潰皆心之失其職也故

心得其職則靜而明而可以祛百醫軍犀動常惺惺法乃能活潑潑地間有一毫怠肆意則心死而道亡矣

心有主者事變突起於外而中不變心無主者外未變而中已索索覆覆矣

以物為外者小其心者也認物為己者窒其心者也

人心存則神聚神聚則百事可做心亡則神散神散則不能保其軀矣

全具夫道者此心也畔夫道者亦此心也故君子善養其心而不敢自用其心

心不可信乎曰惟危惟微此堯舜之所懼焉而更相告

戒者而况於吾人乎惟不自信故懼懼則存存則天理  
生焉自信則肆肆則放放則人欲滋焉信心云者正聖  
學之螟賊

眾人之心泥於物也猶舟之在陸也君子之心通於道  
也猶舟之在水也通塞之機在有意無意間耳

人之大患在自處恒高而視人恆卑高則滿卑則忽故  
人之善言善行成不能入吾之心茲且隘知

以有物自累亡其心者也以萬物為外隘其心者也  
心存則物物皆道心亡則念念皆物

心不實無以凝道之體心不虛無以會道之通  
無不思之心非人也無不敬之心非人也

病根須從心上斬截去若有一毫虛假則虧一分實體  
有一毫倥倥則損一分光明  
一部易只說得一個仁

吾讀易十年始知一順字戊申國歸謁諸筮得乾之坤  
真所謂受命如鸞也夫

道惟在四書五經後之明其統者程朱三人焉朱尤若  
文亦惟在四書五經後之發其華者韓柳二人焉柳為  
易程朱其正傳也韓柳偏於藝文之制氏之傳古樂得  
其鏗鏘鼓舞爾已而樂不在是焉

孔子範圍斯道之功與天等朱子闡翼斯道之功與孔  
子等

孔明知靜以成學矣然讀書止通大旨是以不能深造  
精義而於劉璋之取無以辯而止之漢之不能興復此  
其第一事也  
符堅之強而一敗不支不受言其學也保養凶悍其本  
也伐晉其標也蓋收勢未形而禍機之伏已深矣  
陸氏之學自告子一派宋只欲強持其心如諺所謂作  
粗主張耳人不能辨者惟不學故也  
陸氏之學強持其心而蔽今王氏之學則自信其心而  
蕩矣粗不可也蕩將若之何  
誕者曰六經吾心之註脚是將俯視聖賢為其弟子乎  
可駭也哉

此則不必以靜言也

近年王氏本托高虛之論以文其權誘之術援之以此  
自誤者悅爾便以時長其賄進之心以此自欺者甚至  
假國通以除詳其偏淫之私矣韓子謂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王氏之害又甚於佛老可懼哉  
古之異端實而偏今之異端偏而偽偏且害道矣偽將  
若之何  
禁射亂吾道者也佛老滅吾道者也亂猶可治也滅將  
若之何故佛老之害甚於禁射  
士農工商列為四民有貴賤焉其術業異其心志亦異  
關一焉無以為生弗辨焉則亂農也者自食其力而推  
其餘以養人者也工也者食其力於人者也商則質有



卷之三

無以趨利矣故賤之惟士不受賈而憂道修己而民咸賴焉故賁之嗚呼士也為農為工藝且甚矣况不啻農工沒沒於種為商之為英獨為商乘時乘勢漁職無忌新而如所不取如知不待本而惟取利之贏貪婪無厭為而如所不知如知嗚呼所以維持斯民知惟士是賴而國願壞其志以敗斃其業是民無首也欲其不亂而能相濟以如胡可得哉

世之治也人重而位輕故以位加人必後序之嗣世之衰也人輕而位重故以人竊位多阻僧之流矣

吾人當為麟為鳳使人可慕而不可見不啻如雞鶩屑屑為爭食日適於人也

夫龍也潛也見也躍也飛也惟其時也潛而不能飛飛而不能潛非龍也

出能愛民之愛處能樂己之樂庶乎明出處之分者矣取予也出處也死生也大分有三寶一道也威無苟焉庶無媿於人乎

得者失之實故君子以不失已為得而恆裕如也榮者辱之招故君子以不辱已為榮而恆憂如也

不苟取易不苟仕難不苟生易不苟死難是故隱見去就之得宜者天子以為篤信好學之極功而明哲保身子思必歸之修德凝道之能事也

仕於亂世者不害乃身則害乃心然害心之害尤烈於

害身也故君子慎焉志士擇焉  
吾知尚正矣今而後始知通之足尚也然則尚今人之  
通乎曰奚其然今人之通通於欲吾人之通通於理耶  
而通通斯盡矣正而通通斯行矣正惟執之已早通非  
精義克已不能今而後吾其勉於通乎  
浮譁道之蔽也浮行德之蠹也君子惟求諸其實而已  
矣  
有諷予者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子應之曰欲貴吾之  
同心也周之士也賈泰之士也賤吾知以此自責已耳  
賢人也者博天下之聞見以畜其德者也聖人也者會  
天下之善以全其極者也自用其智者隘而陋矣自滿

於私者乖斯殆矣是何也公私之間道與不道之歸也  
道有體學有方擇而守之賢者之事也人道也神無體  
易無方化而裁之聖人之事也天道也未盡人道而妄  
擬天道陵蔑往訓以迷誤來學不亦悖甚矣哉  
有志於崇德而德可崇矣有意於建業而業不可建矣  
治已宜詳而反略略且至於弛矣是故已逸之日以滋  
也治民宜簡而觸煩煩且至於苛矣是故民生之日以  
擾也  
君子之欲強立也當求勝乎已而不當求勝乎人庶人  
之欲厚生也當因利於天地而不當爭利於人  
君子之求得夫理也頂焉亦有讀非之憂然理之悅吾



心者豐豐焉而無窮之樂係之矣小人之求濟夫理也  
頃焉亦有遂適之快然欲之復夫心者繼繼焉而無窮  
之戚係之矣

恒務勝已者君子之強立以治其躬也恒務勝人者小  
人之矯暴以逞其達也

君子之心裕如也達則兼善窮則獨善小人之心戚如  
也窮則患得達則患失

君子聞謗而懼小人聞謗而起懼則善可幾矣然則惡  
愈熾矣

君子求諸已故約而定小人求諸人故繁而撓求諸已  
者主於理求諸人者從夫欲

君子惴惴焉惟恐拂人之性故行益謹而心益虛小人  
悻悻焉惟欲遂己之情故行愈乖而心愈肆

君子之於善也小人之於利也恒不思加也

君子之行懇懇焉其內實也瞿瞿焉慎而虛也又抑抑  
其謙也斯其善行矣乎

操器入澤曰吾非漁也人弗信之矣操斧斤入山林曰  
吾非樵也人弗信之矣迨逐聲利以相亂也曰吾非小  
人也人弗信之矣

大人者虛以受天下之善順以成天下之務而已不係  
焉

勿嬰乎小物而蕩大人之體勿蔽於小人而亂大人之  
心

度勿矜乎小節而隘大人之道

庶人貧則失業矣為其以謀食為業也士人富則失業矣為其以謀道為業也

敬老者孝之推也故威古之時自天子以下莫不敦尊養高年之義焉後世見老者則眇忽之或以官府臨之加撻罰無忌焉是何其忍耶斯人而曰篤於孝者吾弗信之矣

挾已所有者者必失人豈惟失人并所有者者失之矣王介甫挾已之高以卑視天下而卒為天下毒况其他乎凡養人者過則皆能害人是故君子恒慎以節之也今夫孩豎小袒戲擲之刺啼及啗之果則喜而笑乃若

易吾易怒不可觸擊者皆儼然夫也然而不孩孺者解矣

千金之子不負販於市者以其所持者重也

杜子美詩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今人皆當其曠達殊不知當時君臣惛慢淫樂一至於此不久羯胡倡亂而朝野騷然冠裳往往餓寒困死於窮途塞野者皆此詩為之崇孽也

一聽明月送清光生華研萬戶東風將暖至春滿乾坤壬寅八月初十日夢作帖語不知是何祥也

擇友當嚴而與眾當寬當嚴而失之寬則招損當寬而過於嚴則致尤二者審以求其當斯可矣

有面諱者必無背經背經者必面諛者也是故惟不得  
過者為能擇交  
蚤已則毀之任已則譽之而以狗自譬者此詭物之所  
以為詭物也詰之惡其毀已也任之利其譽已也此田  
單之所以為田單也斯之謂小人之交已知  
天之報施福善福淫其恒也然而或有不符於人心者  
人所助者信而天所助者順也人有意而天無心也故  
君子求盡道於己而未嘗責報於天合天人而一之  
道必體信通順其庶乎能信而未嘗順者有之不信而  
能順者吾弗知之矣  
端端焉惟恐有咎而庶免乎咎矣皇皇焉若不及乎道

而後庶幾乎道矣  
務順己者違乃滋也務順人者道乃通也務順天者德  
乃裕也  
天地間形形色色變化化皆理也聖人之道能理之  
使不紊焉耳  
必欲以己作人不惟不能容人而人亦不我容矣是故  
愛人猶己仁也處人以人智也  
踴躍自贖者德之賊也浮誕自炫者賊之尤也知欲其  
廣而通也行欲其專而聚也故聖人曰效天法地  
神一而後能制一身之動德成而後能應萬務之變  
人之患得於所畏所惡者恒鮮而生於所玩所愛者恒

視前

多發於所畏所惡者恒淺而藏於所玩所愛者恒深是故哲人防乎其防而惟克己者能執其樞也凡有所慕於外者必累其中外慕焉者必具中無所主故也

弱子跳擲遊戲異日敗度遊禮之漸也為之父母不聞止之而反喜之且誘之愛之蔽也弱不好弄生慎之良也童牛之特善教之道也弱而縱之長欲禁蔽之而弗克剛反傷矣

二物不相類則異二人相異則乖今夫一人也而口異乎其身自異乎其心何自為割裂乖異之甚也悲夫無事而擾之以有事解不亂矣有事而鎮之以無事解

不治矣雖然未事而不能以豫事解不遺矣賄斯情矣情斯賄益熾矣反復沈痼之疾能自培焉者鮮矣天

自立莫要於敬自進莫善於遊內外交相長者也自愛莫切於受善言受言宜廣廣而擇其中斯可矣愛人莫大於進善言進言宜審審而導以誠斯可矣天下之物變者其靡盪之形也而不變者其理也聖人之事變者其應用之跡也而不變者其道也觀焉人也而欲運用非範造化者為夫人也者天地之心也

壬寅春正月十六夜夢題山水園云高人裁尺楮秀色

富猶木晚文字結  
習故耶

動十屋秀字復改翠字辛丑年立冬日夢作詩云乾坤  
真逆旅花鳥總關情不知何處併記之

是書從王生映壁借觀語有足警發者遂託為余鈔錄蓋楷卷即王生之  
先祖也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東里盧文弨書

楷卷目錄

